



詩傳闡卷之八目錄

齊

齊詩引
東方未明
盧

營

丰

敝笱

南山
載駸

倚嗟

風雨
雞鳴

東方之日

甫田
著

詩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詩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詩傳齊俗習于田賦營

詩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詩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

詩傳襄公畱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詩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駸

詩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詩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詩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詩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詩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詩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齊詩引

樂記子夏云齊音敖辟驕志淫於色而害於德魏文
典論曰徐幹嘗有齊氣地里志齊詩如還如箸此亦
其舒緩之體然則所謂敖辟驕志蓋言齊俗之音如
此非謂齊詩盡敖辟也鄭音好濫衛音促數亦當作
如是解不然宋固未嘗有風何謂宋音蕪女溺志耶
師乙又云溫良而能斷者宐訶齊齊者三代之遺聲
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與商爲区帝之遺聲也
穠然則敖辟驕志者其音之濫能使人見利而讓者

其音之正所感乎郝氏謂以商齊之聲謦風雅頌之
詩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詞侶已但乙明言謦商
謦齊不曰商謦齊謦此又何說焉蓋爲商頌者其音
必商爲齊風者其音必齊卽謂商爲商頌齊爲齊風
亦可觀春炆大夫賦詩見志卽鄭衛之詩未嘗不可
謦何況於齊其丰及風雨二篇毛詩誤列于鄭後儒
遂以淫詞目之甌知爲九合一匡定霸之先聲哉若
夫敝笱載毆諸篇亦可廁之魯風而繫齊不繫魯者
詩固作於齊人也

齊詩東方未明篇

序於東方未明曰刺棄節也而不著其所刺爲誰行
之者曰朝廷興斥棄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
職此數語與竹書紀季懿王陟之下沈約註相全沈
注必有所受詩序在竹書未出先非襲之竹書而襲
之所受也凡序之勦襲類此詩傳以此篇冠齊風必
襄公以旃詩矣其曰齊大夫相戒以勤於公則固非
刺詩也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夫未明
求衣豈太早計特此皆不應有自公召者或其君求

治太銳邪大夫蓋惴然有戒心焉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猶然瞿瞿吾儕設以朝常爲戲乎寧卜早燕卜晏僕未能俟夜如何其稍或不夙則已失之遲暮慮干後至之罰矣辰夜猶莊子云時夜非晨夜也如序以爲刺君興斥棄節則視其君曾狂夫之不若語直而棄蘊藉豈詩人之旨縱諉諸挈壺氏然經文固云自公召自公令何據而知爲刺挈壺也

馮嗣宗云按不能辰夜之辰今朱傳誤作晨朱子釋詩時齊魯韓三詩俱亾雖有附見他籍者皆不

依用則所從惟毛傳耳而字畫多訛或傳寫之謬也它如終然允臧之然作焉芊牛下括作牛芊求兪新特之兪作我胡然屬矣之然作爲家伯維字之維作冢小旻抑二如彼泉淥作流泉朔月辛卯之月作日爰其適婦之爰作奚天降酒德之酒作惛降予卿士之子作于俱是顛倒錯誤今人不讀注疏訛以傳訛俱不能辨

齊詩盧營篇

序於盧營二詩皆曰刺荒未爲甚謬衍之者於盧則
曰襄公好田獵百姓苦之故陳古以諷豈以美且仁
之禴不當加之雄狐故邪然而鄭叔段亦嘗以此見
禴矣外傳載桓公問管仲曰管吾先君襄公築臺以
爲高佔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
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由斯以觀齊襄
外作禽荒豈減於內作色荒哉大夫諷之而賦盧若
曰此其人非不美且仁也非不美且鬢非不美且偲

也顧鬚眉丈夫豈棄本業乃日牽繫鈴之駿犬與之
馳騁爲利獸之樂亦足羞也人與犬並穉刺譏隱隱
在言表以爲諷之則是何陳古之有厥後貝丘之田
彭生見形於大豕亦能嗾夫盧乎夫鬪雞走犬六博
蹴鞠者齊之俗固然其於田事尤所習但如邠風之
于貉爲裘其同纘武秦風之奉時辰牡亦誰得訾且
禁之乃卒然狹道相逢而必欲以僇伎逞伎呂氏謂
意氣飛動勃勃見於眉宇之間所以染其神者深矣
營茂昌皆地名而猫山乃其經歷之路此人蓋日獵

於猫故於過此者未嘗不與並驅角長而彼其之子
亦每每推雄而奉雋以儼且好讓之於是因僭人之
譽已以自鳴其得意非交相爲譽特自譽耳此正齊
人矜詡誇誕之習氣所繇未能一變徑至道者也是
篇與盧相屬蓋亦因襄公好田而弇志之若哀公則
益棄據矣

按埤雅云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銜又言貫制之
衆言田事彌飾而彌以有制所以刺荒也義訓曰
鳧犬韓有盧宋有鷄

白色鷄
白色鷄

按毛詩編次失倫雞鳴第一還第二故序皆屬之
哀公又越又篇而後至盧乃始屬之襄公不知襄
公以旉詩不可槩見僅東方未明一篇亦未審作
於何代也

附曹植樂府名都篇有云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
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旉攬弓捷鳴鏑長驅上
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
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此正與營之詩
同意蓋刺時人游騁之樂也

齊詩丰篇

春秋時亡公子之得國者其奔也必有受其入也必
有奉要以得人心爲本是故子糾爭而敗小白爭而
成非有幸有不幸也今觀丰之詩齊人因小白適莒
慕之而賦則當時人心所屬久矣其在小白乎叔向
有言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
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若小白者殆兼之矣按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
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明年夏公伐齊納子
糾桓公自莒先入夫魯雖孱國力不啻數倍莒魯納
糾而弗克納卒致乾時之敗而貽喪戎路之恥內弗
受也以其歸而不逆則亡無愛徵可知也小白不假
大援偃然自莒先造其國國人樂爲之拒敵此豈智
力能強乎哉今讀丰之詩則自其初適莒時已有悔
不送不將而願與之同行同歸者彼其自莒先入非
定計于先宜不及此叔向又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其母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胥無隰朋以爲輔佐有

莒女

云或

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
肅不藏賄不縱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
亦宜乎夫外主無論已賦丰者倘卽高國之流耶侯
巷侯堂有密謀也不送不將以遠嫌也衣錦裳錦紛
有此內美也褻衣褻裳欲其韜晦而無爲炫耀也此
詩人之微詞也夫美服似君楚圍所以不終雍車及
絳泰鍼所以懼選于是知齊人爲小白謀忠矣彼盟
醜之大夫于糾也曷濟○
魯莊欲納糾及齊大夫盟于蕢

按序以爲刺亂漫詞耳衍之曰昏姻道缺陽唱而

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蓋襲坊記之意坊記曰壻親迎見于舅姑女之父母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此亦世所希有之事
 荷朱子見為鄭風遂意其與所私期而復有異志然有則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盛服車馬以待者郝仲考輿云士昏禮壻親迎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景與亦襲通即周禮所謂素紗蒙于禮服上避道路風塵也詩蓋援此禮諷矢禮者按此詩原與婚禮無涉如謂齊人慕小白而寓言于擇偶庶幾猶可

齊詩敝笱南山載毆倚嚙篇

邵二泉曰魯風寓齊詩中敝笱載毆是也然姜齊女也抑固齊之風乎夫敝笱刺魯桓是已朱子輒欲改桓為莊何居豈子當制母而夫不當制妻乎亦嘗考車中之難莊于時為季幾何乎灤之會桓實尸之雖有申繻之衷言不聽固非一孺子所能尼其轍桓沒之季莊僅十三可輒以制母之事求多于童昏乎且文姜之侈從來矣如雲如水操柄固在其手桓亾而以國母臨于上區區欲于車馬僕御間求隄防之術

亦已疎矣但父子之遺天性也使莊誠有志則于時亦不甚穉所謂嬰兒拱手誰敢侮之乃元季築王姬之館二季任其母會齊侯于禚三季任溺會齊師伐衛四季任其母高齊侯于祝丘而是冬又躬及齊人狩于禚于時莊季已十七何驟心肝至此至此而文姜之惡愈不可制矣齊人遺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目之為展甥似譽似嘲若玩孺子于股掌之上甚矣莊之不競徒為讎國所狎昵而竊笑也為莊公者宐如何崔仲鳧曰痛父復讐而已是故斥文姜而餼其養

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于衣衰會糲號汰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庶治兵畜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驟側我之不季者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驟石磻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圖其利季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按仲鳧此論實為中窾合四詩觀之敝笱刺魯桓南山刺齊襄載毆刺文姜猗噬刺魯莊篇次自應聯屬中間何得間以甫田

齊詩風雨篇

齊自雄狐肆慝卑聖侮士惟女是崇優笑在前賢材
在後蓋雞暗于埒失其所以爲司晨矣桓公再造仲
父爲政九合一匡斯亦春秋間晦明一大際哉孔子
故亟稱其仁刪詩錄風雨亦猶歎微管意也呂氏春
秋云桓公使人請夷吾于魯魯君使吏鞞其拳膠其
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
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假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
筵几而荐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

聰敢以告于先君夫其隆禮而專任若此向令魯施伯之謀見用幾無生仲矣其幸而得囚與役夫相爲唱和長驅至齊卒據其政佐相以終克成令名蓋有天幸焉王弼州謂天不欲南淦楚北淦戎狄蚕食周故委仲于齊以爲屏翰是也賦風雨者倘卽鮑叔之流乎獨怪管子天下才先是盍早奉桓則申孫之矢可無集鈎生竇之難可無就檻而亦不至爲聖門口實豈子輿氏所云大任將降先拂所爲者耶前篇丰之悔若代爲仲悔矣夫魯不能用仲而卒爲齊用此

魯所以終不競也

按風淒雨晦有似亂世荒昧景象故序以爲思君子處亂世能不改其度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劉峻辨命論引此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皆祖序意也序雖不知爲美桓公相管仲作亦頗有意致特其詩不幸誤入于鄭朱子遂謂其輕佻狎暱不類思賢必以風雨雞鳴爲淫奔之時則大失詩趣而義亦俚矣猶幸詩傳尚存

不但爲齊風生色亦且爲鄭風雪穢云若左傳昭
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游賦風雨宣子善其
不出鄭志則或左氏之傳訛而序所襲者歟唐詩
野有蔓草亦然

齊詩雞鳴篇

凡一篇之詩必出一手此詩旣二章忽入斷語章濃
殊爲不倫胡休仲云此爲述古贗妃警戒則作者所
陳描畫情事或述其言或寫其誤正入想之微妙摛
詞之神巧故森妨於兩岐此亦藉爲序周旋者也所
謂思贗妃者序說耳季彭山俱作贗妃告君似已第
旣聞所聞見所見以告而旋自解其所告之非真不
與上下文義自相矛盾乎今以夜景揆之雞鳴每先
於蠅聲蓋雞者兌之畜太白揚輝則鳴鳴必三度故

禮有初鳴而衣服者若蠅聲則將旦之景卽所謂蟲
飛薨薨萬籟偕作矣許氏謂匪雞則鳴亦有蠅飛之
聲蠅飛則天明所以速其起也最爲得解但月出之
光何得反後於東方之明愚意月字乃日字之訛按
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妃以爲不但東
方明而日出且有光此正視朝之候故下文遂云會
且歸詞愈迫矣若月光則三句跳躑遲速不同安得
據此而卜夜如何其乎序以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
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不知爲衛姬箴桓公好

內也列女傳云衛姬者衛侯女齊桓公夫人桓公好
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音以厲桓公故張萼女史
箴曰衛女矯桓耳忘稊音與屏辭之樊姬當熊之馮
媛辭輦之班婕妤妣標彤管今觀是詩所賦益徵其
志厲義高斯固脫簪之流亞矣左傳稱齊侯好內多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
惠公當豈固有兩衛姬長者共姬也易牙有寵于共
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公許之太武孟桓公卒易
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太公子無虧

五 燕何亦旋見殺於國人以共姬之怙寵養交險詖
傾國如此彼不為夜半之込斯已矣安能為此雞鳴
之賦賦雞鳴者其少姬乎夫五公子爭太皆莫克終
卒之有國而傳者惠公也倘亦其母德懋耶 蕭啟中
志國蓬高慎固鄭替之或亞矣立軒辭容美技內多
款編替之班封技於爵世骨今歸吳持兩翅益海其
蕭曰蕭文獻賦曰以蘇音與氣機之樊取當斯之愚
望樂蕭歌為不離喉蕭之音以賦曰公姑壽華文與
內也似文傳云蕭歌各蕭與女齊賦公夫人賦公賦

齊詩東方之日篇

序於諸詩未得其解者不曰刺衰則曰刺亂此詩序
以為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毛鄭遂以
日月喻君臣一東方之日月耳毛以為明盛鄭又以
為明而未融於詩義有何涉韓詩及歐陽氏皆以日
月喻姝子顏色美盛猶為近之按神女賦云其始來
也耀乎若白月初出暎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
其光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又云髮
鬋兮若輕雲之蔽月選詩美女篇云容華耀朝日誰

不希令顏炆胡篇云婉彼幽閒女明豔侔朝日以此
喻姝子未爲不韻乃詩傳則曰莊公驟禮齊人刺之
爲詩說者竊其意謂莊公好女樂君子譏而賦此審
如其說則東方之日言其姪樂日以繼夜也東方之
月言其姪樂夜以繼日也我卽我發所謂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也乃予詳味詩傳更有臆見於此夫傳於
衛之鵠奔曰昭伯驟禮於采唐曰公室驟禮則此所
謂驟禮亦可知已齊兗之驟禮孰大於驟如崔氏以
犯干楸者詩人始托爲棠姜言以姝子目其君歟取
義於日月者惟日月之兗可以侵人戶庭而驟禁安
有君而姪臣婦於其宮者乎櫟楹之歌狃於在室在
闈也踰墻中股宜其及矣

齊詩甫田篇

齊自春穠之初僖公已稱小霸施及桓公遂爲丕霸
晉燧再世而尋丕競晉文狎與世主夏盟齊爲晉弱
久矣景公所當歷晉平昭頃之際猶未設與晉爭雄
逮晉定益庸弱六卿擅政諸侯攜志景於是乎奮其
詐謀僭燧叛晉而圖霸春穠定公七季齊侯與鄭伯
盟於鹹是季又與衛侯盟於沙越一季又與衛侯次
丕氏明季與魯定有夾谷之會是冬又與衛鄭爲安
甫之會越二季又與魯爲黃之盟嗣是而後與衛侯

次垂葭

定十
三季

又與魯衛會於牽又與宋公會於洮

定十

四

年又與衛侯次渠蔭

定十
五季

糾列侯以抗晉者幾驟虛

歲憾不即執牛耳於壇坫今晉楚之從盡歸宸宇以快投壺之夙志其意欲固已奢矣孰是矜功而能大虛願而能至者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夫齊固霸國之餘業也使能修其政令何遽不足以自彊乃徒見晉驟德只之可歸而不計已亦多敗德之可數日紛紛以求諸侯爲事豈非舍田芸田逾身而遠志祇自詒伊戚者哉是時景公盲國五十餘季矣夫亦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乎晉人稱其治愈久政愈熒季彌進德彌退未幾見屈彊吳甘心受命涕出而女猥以不絕物自解又何憊也則信乎務廣地者燕馳遐想者迂何如圖大於其細圖遠於其逾者爲得也夫宋襄求諸侯而傷於泓楚圍求諸侯而隕於乾谿吳夫差爭諸侯而禽於干隧景公之不爲三君猶率其求而未得志耳亦足爲好大者永鑒矣

齊詩著篇

記云昏禮闋世之始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
 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又云父親嚶子
 而命之迎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
 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
 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注云以輪三周為節者取陰陽
奇偶之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以入蓋親迎之禮從
 來尚矣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所謂告無匹也
 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

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
童乎是雖諸侯亦親迎於其所館而竹書紀成王命
世子釗如虜逆女虜伯祈歸於宗周夫王世子猶然
而下此者可知已齊俗昏禮不親但俟婦於其家故
詩人托於新婦言以刺廢禮如此或乃云齊俗不親
迎此婦未必知也但見其俟已攝盛故歷叙之初棄
刺意是以此詩真爲新婦自化何其固哉夫新人入
方燿視媚行縱素能詩此時何暇輒相調且壻一而
已以素以青以黃瓊萼瓊瑩瓊英不宐倏忽改觀如
是詩傳曰君子譏之是也固知三百篇中其爲代言
之體多矣

詩傳闡卷之九目錄

魏

魏詩引

伐檀

十畝之間

杖杜

陟岵

園有桃

碩鼠

鶉羽

葛屨

詩傳魏之君子

美之賦伐檀

詩傳魏之君子

賦十畝之間

詩傳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杖杜

詩傳魏人

賦陟岵

文選卷八

詩傳闡卷之九目錄

詩傳魏人憂其國

賦園有桃

詩傳魏人困于

其國賦碩鼠

詩傳魏人苦于征

賦鴇羽

詩傳魏之內子

怨之賦葛屨

魏詩引

魏之封爵世次其詳不可攷安成劉氏云先儒以魏所封爲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今按左傳富辰所云畢爲文昭信已孔書畢命雖疑僞筆然竹書紀康王十二年六月王如豐錫畢公命漢書律歷志亦云康王畢命豐刑則實嘗有其書而孔書亦尚拾得其一二語所謂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者或贗中之真也儉嗇而褊急亦自其俗流失耳豈克勤之設端使然哉左傳閔元年晉獻滅魏以賜畢鬻先是辛廖

言傳聞
占其必蕃昌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則是葛之先世
原繁有國豈魏卽其國歟魏小國不著於春秋惟魯
桓三季左傳載芮伯葛爲母所逐出居於魏四季王
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鴉羽王事靡盬此儻其肯
耶永嘉陳氏曰春秋豈肯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每言
王事然邶北門鄘伯兮作于管霍豈北門所謂王事
未知誰指而伯兮從武庚伐衛故知爲武庚奔驅也
馬賚與云鴉羽陟岵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四
牡采芣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乃其墜行役之

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霖期
其詞一耳故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
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此
言始近之要以風雅各自有體而正變亦屬承訛若
夫魏之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故伐檀以河干爲
言而彼汾則本是唐詩向誤入於魏杖杜鴉羽本魏
詩而向誤入於唐乃魏詩寔非爲唐作也猶邶詩鄘
詩初不爲衛作節詩初不爲鄭作也其詩先於唐非
唐霖所雨之抑亦著詭諸滅同姓之惡云爾或謂齊

始霸而晉代興故唐次齊然則中間何又隔一魏爲是說者知桓文而已矣

又按左傳畢原鄆郟於繫國名畢不宐夏禴魏或畢乃是采邑其封魏亦如管霍之封邶鄘耶抑中間或有遷徙如唐之後爲晉耶皆不可攷矣至若昭九年周晉爭閭田景王使詹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穆魏駘芮岐畢吾鹵土也則魏與畢在夏世自是兩國

魏詩伐檀篇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蓋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蓰而行在易大畜九二之爻曰輿脫輹象以爲中無尤謂其當畜之時知止不進雖有可駕之輿脫其受軸之輹材大而養重故無躁進之過此卽伐檀寘河干意也然必无妄而後可畜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此與易所云利有攸往相反然與先事後祿之義甚合蓋無功而食祿宜其凶矣序所

云刺貪以訓中四句亦近但此詩美不素餐之君子則正借貪者以形廉者子綦曰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宀若勿怪何耶義與此同如謂旣不食力於伐檀又欲食力於耕獵固爲無恒又如謂寧守其伐檀故業如稼者獵者不見異物而遷以祈終必有獲此又未然蓋稼獵固是影語釋伐檀亦未必實事止言此君子寧閑任重之具於不試決不受無勞之奉於非望如彼無故苟得食浮於人者流耳在易漸之六二互坎爲象以坎中所自有而飲

且食之故其爻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夫子贊爲不素飽豈非以其足乎已無待于外絕于進求榮之念耶以是待天之得位而應之則爲漸陵曰終莫之勝吉而將來爲上九漸逵之羽卽是人也進以正邦此其選歟伐檀君子足當之矣

按毛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明允衍之爲文甫字說說者見謂古注之不可廢如此韓詩薛君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此解殊未當

按魏風此詩最爲近古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琴操曰古琴有詩歌又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夫列國之詩賦以見志者固多被之絃歌者或少伐檀獨與南雅並列儀禮所謂鄉樂惟飲者此類是耶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皆古聲辭

魏詩十畝之間篇

詩以觀世其人之潛見進退徃徃自見於詩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蕃閉塞而隱亦因可見如余牟之退食免罝之好仇此盛世思皇奮庸之象也至簡兮之秉翟公庭考槃之寤言澗陸斯固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者矣然亦惟身自爲隱耳若邶之北風惠邀好我携手同車則并諷其儕以偕隱而魏風之十畝類之第北風之詞甚急而十畝之詞較緩豈其所值之時勢殊歟曾子曰國有道則寢若入焉國無道則

寔若出焉仁者始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
適於刑弗違則始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
澤之污聚橡粟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此魏風賦十畝意也其亦異乎拔茅連茹者矣十畝
或是詩人約舉或魏地有名十畝者國語王師戰于
千畝千畝亦地名也季彭山以一夫各受五畝之宅
十畝乃合兩家而言十畝之外又分同井之人而言
其說倘近是然亦不必甚泥自序以爲國削而民無
居解者遂以閒閒泄泄爲無所得桑而空歸按水經

註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晉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
之間然魏地雖褊何至僅僅以十畝計古者五畝之
宅樹墻下以桑豈因地小而遂不毛蓋閭閻有優游
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昌黎所云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此
閒閒泄泄之謂也夫棄朱紱而狎綠蘿雖或介性所
至亦其時有以迫之故曰可以觀世

此篇誤竄于唐故序以為刺君不能親其宗族
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夫曲沃周晉之同姓服
屬又未遠也其狡焉而思覆宗豈君不能親親之故
失在以甸侯而建國卒至尾大不掉耳驪姬有言自
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無親故能兼翼此亦曲沃之
獻狀矣夫不罪篡國之強孽而專刺弱植之孱宗詩
人豈偏頗至是况此非晉詩乃魏詩乎魏為晉滅國
豈失其傳故其世次名字無可見而詩傳亦第知為

魏詩杜篇

毛詩此篇誤竄于唐故序以為刺君不能親其宗族

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夫曲沃周晉之同姓服

屬又未遠也其狡焉而思覆宗豈君不能親親之故

失在以甸侯而建國卒至尾大不掉耳驪姬有言自

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無親故能兼翼此亦曲沃之

獻狀矣夫不罪篡國之強孽而專刺弱植之孱宗詩

人豈偏頗至是况此非晉詩乃魏詩乎魏為晉滅國

豈失其傳故其世次名字無可見而詩傳亦第知為

魏之君子所賦以訓民孝弟而已朱子謂此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夫詩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姓求助于人者大言固若是乎今玩詩意正與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相類蓋特生之杜其葉滑然而盛若相比而相飲則雖獸非獸也有人於此獸行羸踽豈無他人可與佗緣若是惡同而好獸哉正以雖有他人不如同父之共本而連枝者為可恃嗟乎塗之行人非少矣掉臂而來掉臂而去不能合一任我踽踽羸羸其於無兄弟者何竟莫為相扶而相助則以非同父焉故也非同姓焉故也然則人於同父同姓宜何如其克惇也所謂訓民孝弟義蓋如此常棣之詩曰雖有良朋况也永嘆雖有良朋烝也無戎良朋如此况行路之人乎

乎

詩不與編亦自明無出無不與明也出於心而人
復聞信只字亦非蓋故出於心而人復聞信只字亦非
同故無出於心而人復聞信只字亦非蓋故出於心而人
復聞信只字亦非蓋故出於心而人復聞信只字亦非

魏詩陟岵篇

魏風行役之詩凡二搗羽之役爲王事也陟岵之役
何居豈其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乎征夫何暇登
臨孝子思親悌弟思兄亦何待升眺特托言以寓望
鄉之情耳不言已之念其父母兄而代父母兄之念
已不言已之自爲慎而代父兄之以尚慎相期此詩
人情至入微之語非守身養志者不能道也夫男子
生而志四方東西南北惟命是從者亦徃役之義則
然然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

故曰猶來無止蓋邊戈戍鼓則悽惋悲壯而望雲瞻
木則氣結啼枯固詩人之致乎其未暇及室于嘆之
婦嗟澗嗟洵如擊鼓者此則爲未娶之季言也抑亦
可以見當時之役法役其子則不役其父役其弟則
不役其兄而生還之未可卜兩地之遙相憶已若此
唐人弔古戰場文曰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
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
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言
將信將疑惘惘心目寢寐見之嗟乎爲人上者覽此

其於得已之役亦可以少寢夫

按禽雅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岵釋名云岵岵也
人所怙取岵岵也無所出生毛傳反之或是偶誤

朱子從毛

魏詩園有杻篇

序以園有杻爲刺豈雖泛尚無大謬乃行之者何其
支也夫魏俗卽甚儉嗇亦惟葛屨刺褊心耳豈可執
是以槩魏風又贅之以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於是
毛詩以園有杻得其實爲之殺興國有民得其力爲
君用試觀詩中何曾有此意至鄭氏又謂君倉園杻
不稅其民若然魏君有辟穀之術邪程子云杻實則
茹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對興也
黃氏通解亦云以核充穀猶以憂而度曲然則下章

聊以行國又當作何解夫詩之大旨必有所屬園桃
二句爲一章關鍵而托賦所由愚意詩人殆憂國無
實政乎蓋園有桃至於實而後可殺園有棘至於實
而後可食孰是爲國而可虛文相蒙者彼人之所爲
誠謬矣乃不知者反以彼爲是反以我之歌謠爲驕
行國爲罔極何其不思之甚哉其曰我士則賦詩者
士也故詩傳曰魏人憂國而序以爲大夫刺豈亦非
也抑又有解于此桃之實可殺棘之實可食不盡落
其實不止葛爾魏介在大國國是不定能無爲所併

吞乎君子蓋憂魏祚之不長矣抑桃心苦棘心赤詩
人或以自况其憂國之忱而歎人莫知乎然詩趣虛
圓或當行國之際偶見有園桃園棘觸緒而吟以寓
其無聊又未可淡索解耳至嚴坦叔云桃可爲核而
不可爲殺郝仲輿云二物皆果實之賤者今欲以桃
當肉以棘當穀屯膏惜費以爲處貧寡當然斗筲之
人何足與議大計詩人所以淡憂此亦祖儉嗇之說
而甚焉者也夫儉爲其德聖人且謂與奢寧儉而何
至厯詩人之憂若此

魏詩碩鼠篇

老氏云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則至治已管敬仲有云凡民之所以重去其鄉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然必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粟所往而得之今至使民不見德目爲碩鼠食黍不足

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其貪殘也滋甚民生其間
雖復闢以山河限以重關欲其無掉臂而去得乎去
亦何待三歲鄭箋云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徙詩
人之義或然歟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柵受
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
而行之而旅師又有新阡之治是則民有棄其本土
而占籍於他國者固法所不禁詩人重言樂土蓋先
凝一境於胸中而躍躍赴之矣故曰民猶沙也太上
以膠搏沙其次以水搏沙夫以水搏沙沙豈恒聚之
物又况以手搏沙乎然則周禮所云無棹無節園土
內之者抑末耳魏固羸國而民復囂然有遠心能無
折而入於晉哉

按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
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之三章

按易晉之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蓋其卦內坤而外
離九四居系中正上承柔主下據羣陰互爲艮坎
爲權臣貪利之象此詩序謂刺重斂近之又贅之
以刺其君貪而畏人殊失詩人渾厚之義

魏詩鵠羽篇

嘗觀小正四牡杖杜先王所以慰勞人者皆禴王事
靡盬其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曰憂我父母委致如
其自叙疲憾此諛衰而祈父興嗟於轉恤北山致慨
於獸賢下逮東遷則有塲水于役艸黃蘄石采棗大
車諸佗彼直以王民供王事而不堪其役已若此若
鵠羽則侯國之爲王役者也觀春秋之末敬王猶能
以城成周告晉晉人爲之糾合諸侯宋仲幾一不受
功而被執況蒞此王靈猶未甚歛乎其令固能行之

下國矣夫率土賦非王臣徃役亦自其燕可逃之分
第以靡盬之故至使樹藝無期顧蒼禾遂則當時天
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亦可槩見征夫惟有顓
天而已搗連蹄性禾木止集樹已失其所集棘已非
其極集桑已違其常然尙得以其類聚衆羽而成翼
聚衆翼而成行今久從征而父母棄以爲蒼則又搗
之不如也爾雅春爲蒼天正藝黍稷之候故黍離及
此詩蒹葭之要之顓天亦所以顓君耳魏戾周之鹵
土與郃芮岐畢俱屬逾封其調遣或尤煩於諸國此

風詩王事靡盬所以賦見詠於魏邪毛詩繫之唐而
序遂妄意爲翼沃爭國之事夫桓王固嘗助曲沃伐
翼又嘗伐曲沃而樹翼然所使尹氏武氏虢公禾過
徵兵畿內卽兩邑各以師從亦第各爲其本國禾當
致尤於王事審矣

魏詩葛屨篇

詩傳此詩大槩刺內子之褊心所稱好人卽內子其怨而刺之卽縫裳之女僞詩說揣爲媵者是已毛氏不得其說妄意爲三月未廟見之女女卽好人審爾則新婦自縫自服又將誰刺乃更以褊心目其君夫女爲未廟見之稱以釋采蘋之季女則可於是詩縫裳之女無當也第媵女爲女君縫裳自是常業而輒以此啣怨則國語敬姜所云王后親織玄統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士妻加以朝

服者無乃不近人情乎抑葛單何以爲后妃之本而
休其蠶職者又何竟爲厲階耶愚意詩原屬興體則
當會其興義糾糾四句不當如毛鄭平說直擬序所
云機巧趨利而已其所刺在褊心自褊者視之卽彼
糾糾之葛屨尙見爲可以履霜况此摻摻之女手安
在其不可以縫裳於是遂要之遂褌之而遂服之若
有汲汲焉不能少須之意抑何褊也斯固所稱好人
乎夫其舉止非不安諄遜讓非不有度佩飾非不貴
盛顧無如其褊心何耳褊心之事非一此亦侏儻觀

一節之驗也或謂婦人服不殊裳此當爲男子之裳
然象褊豈亦男子之飾偕老篇曰象之褊也褊一名
搔首或曰若今之篋或曰若今之釵靜女篇搔首躑
躑卽此則詩爲刺內子明甚在易坤德含弘光大爲
吝而未始不爲布爲嗇而未始不爲釜故能合無疆
而亨品物今至以褊心蒙刺則夫關雎麟趾之意豈
復可冀哉序以爲刺其君誠謬然褊不可以御下微
獨聞德爲然故曰僮僕稱其仁可以從政矣此聖人
寬則得衆之訓也

詩傳闡卷之十目錄

唐

唐詩引

蟋蟀

山有樞

芣苢

錫之水

無衣

葛生

采苓

杖杜

野有蔓草

羔裘

彼汾

綢繆

詩傳唐

賦蟋蟀

詩傳唐侯

賦山有樞

詩傳曲沃盛

憂之賦采芣

詩傳曲沃盛疆

賦場之水

詩傳曲沃備弑其三

闕處隱隱可見蓋君倍王命為五字

晉侯唐人刺

之賦無衣

詩傳晉人久于從

賦葛生

詩傳晉獻公好讒

賦采芴

詩傳晉文公好賢

賦杖杜

詩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

人美之賦野有

蔓草

詩傳晉大夫賢

美之賦羔求

詩傳晉大夫

譏之賦彼汾

詩傳晉亂民窮

傷之賦綢繆

唐詩引

通釋云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雖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此言似之而非也按史記晉世家唐未生晉侯燮竹書紀康王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是皆周室方隆諸侯何得擅改其國號改必命於天子蓋晉之爲晉所從來矣然蟋蟀山有樞二篇詩傳以唐侯發端豈猶在未虞之世耶蟋蟀猶不可知若山樞何其憂生之促似非盛

世詩也左傳魯惠之二十四季

平王二十六年

晉始亂故封

桓未于曲沃意是詩其作於此是皆乎於是而繼之某
聊陽之水霖衣則皆爲曲沃作然晉之禰晉已久而
詩述于山有樞曰唐侯于霖衣曰唐人刺之蓋猶仍
其故禰如禰殷曰商禰楚曰荆耳抑愚又有揣焉春
烁誅亂賊托始魯隱曲沃以孽覆宗已當魯莊之世
乃左傳雖詳記其巔末而經畧霖一詞及之何歟蓋
聖人傳詩與作春秋寔相爲表裏曲沃疆梁已見於
某聊陽之水諸詩至述霖衣則曰曲沃備弑其三君

僖王命爲晉侯凜凜乎豈滅麟經筆哉詩之所詳春
烁自可畧蓋至魯僖二季晉始以滅下陽見或前此
魯史亦原未及登晉事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
朱子謂仍始封之舊號者得之序乃謂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者亦第拾慧於季札
所聞工歌或僅蟋蟀一篇耳夫堯以天下讓而曲沃
以一國爭爭而至于篡陶唐氏遺風固若是乎詎可
令讓王之季子聞也

唐詩蟋蟀篇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蓋
叔虞所封乃堯故墟也此詩不知作于何君之代序
以爲閔僖公儉系中禮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妄
耳或乃據序作解云拘陋之主徃徃矜於其細而大
者夷然不關於慮然驟語以儆戒之事其心束而不
能展束極而馳又必至委頓廢棄而終棄自拔之路
故詩開之以娛樂以拓其心胸而因發其所思此自
牖之術也如此幹旋序意得矣要非經意觀每章以

良士相勗則非爲其君作也詩義自明無煩別解抑
詩可以觀楊用修辨春王正月引文選古詩十九首
爲證謂漢初猶仍秦制以建亥爲歲首其詩曰玉衡
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
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此詩必文景之世所作建申之
月卽爲孟冬故有白露秋蟬語因此可考周正之改
月至漢武帝始用夏正以寅月爲歲首其詩曰孟冬
寒氣至朔風何慘烈此孟冬亥月也故有北風慘烈
語其爲武帝以後之詩可知由今觀蟋蟀在堂不過

暮秋之景而遽云歲聿其暮則未幾卽獻歲矣此亦
可爲周正建子之一驗師春紀曲沃莊伯弑季侯稱
元年用夏正建寅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此正當
魯惠公末季然則春秋托始魯隱晉標王正有以也
左傳晉獻問克虢之期卜偃以童謡對其曰龍尾伏
辰鶉之賁賁天策焯焯乃周正之十二月而偃以爲
九月十月之交蓋晉之改曆至是亦既有年矣

按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蟋蟀

同能帥

陰陽之悉者也詩曰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

建戌於文禾千爲季步戌爲歲蓋季取禾之一熟
而歲騎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

唐詩山有樞篇

唐自叔虞肇封不再傳而燮父遷於晉卽當謂之晉
侯矣叔燮以後史記及竹書紀年並無燮以唐稱者
乃詩傳山有樞尙存唐侯二字豈燮雖遷晉當時實
未改其國號邪抑如殷之仍商稱楚之仍荆稱邪如
疑此詩爲叔虞之世所作則自昭侯而下大亂又世
而兼衣刺偁詩傳猶曰唐人然則翼自緡而上其君
皆得以唐侯目也是詩固未知作於何代乃其詞激
而音楚意悲而情促視蔭顧影若不給其殆有患乎

其當文侯之末造昭侯之初載邪左傳魯惠之二十四季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甸侯建國末大本小師服固憂其不能久矣爲此詩者特託爲民間相語之詞以諷其上若曰吾儕處此如燕之巢於幕上危亾可太須爾衣裳車馬子以爲子有會見非子之有也庭內鐘鼓子以爲子有會見非子之有也酒食鼓瑟子以爲今日不樂尙有來日會見夫來日之棄多爲歡會幾何也若不以此時急取而曳之婁之馳之驅之灑之埽之鼓之考之食之飲之人命如朝露一

且化爲異物祇以供他人之耽耽而瞰室者竊爲子不甘也在易離之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聖人以爲何可久此卽師服之所以策晉者邪山有樞義始猶是蓋惕於禍至之棄日故作此偷生語正言似反使聞者庶有悟耳序說枝矣朱子以爲解蟋蟀之憂則似古詩之作曠達觀者如云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又云浩浩陰陽移季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

候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又云生季不滿百常懷
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
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
與等期諸詩意況大類山樞其義亦各有所寓非必
有意蹈襲蓋詩人之致自爾不然卽山樞且爲導逸
之嚆矢矣

唐詩某聊場之水兼衣篇

詩未嘗兼美刺正不以強弱爲美刺而序於某聊場
水皆以爲刺晉昭侯至兼衣則曰美晉武公甚乎哉
助強凌弱亢不衷以獎亂人也夫所謂昭侯者故晉
翼也其綸武公者新晉沃也自穆侯以讐名太子而
以成師名其弟師服固已異之兄其替乎兆於是矣
成師包藏禍心已在文侯之世昭侯初大卽分國而
封之沃固失強幹弱支之義然沃則負晉晉何負於
沃也序一則曰刺昭侯再則曰刺昭侯且曰君子見

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
焉若預爲曲沃慶者語云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
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桓叔日強晉其始矣某
聊之詩或卽師服所賦以爲告昭侯則可安在其爲
刺若陽之水則又未必同時他蓋成師擅國十有五
季其子莊伯殫亦十有五季而盂公偁以卽佐之三
十七季滅晉賂王請命凡六十七季之間曲沃閱君
者三而晉則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及哀侯
之弟緡凡六君成師弑其一殫弑其一偁弑其三積

漸固非一日猶必假寵於王靈彼翼之屢廢而屢置
民心蓋猶未忘故晉也其叛而歸沃者寧不實繁有
徒顧何肯作爲詩章以泄其事夫亦翼之謀臣設爲
國人相語以聳翼侯使蚤爲之備所謂言者靡罪聞
者足以戒正以不告告耳若夫曲沃以孽覆宗是謂
盜魁有何可美縱令偁之臣自美偁亦不過如子雲
美新袁宏九錫方見嗤於後代是何足訓而聖人爲
之錄兼承詩傳不曰晉而曰曲沃不曰盂公而曰偁
曰弑其三君僖王命爲晉侯見壞濃亂紀自王室始

賞姦誨盜莫此為甚此即春炆筆也然而不見於春
 炆者以魯史原不載也魯史不載聖人不增但錄唐
 人之刺詩直以告諸後世而已嗟夫三大夫之分晉
 祖傅之故智也威烈之命三晉襲僖之故事也彼僖
 王者固為亂臣樹幟而天道好還於晉事亦可見矣
 按某聊篇孔疏訓碩為佼壯大為大德兼朋謂兼
 朋比之行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
 父比至殺昭侯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偏黨乎此
 言是也或以彼其之子指昭侯兼朋寡助也篤馬

不進貌夫翌且弱矣猶得為碩大乎又謂凡言彼
 其者皆輕之之詞非也嚴粲谷曰為告昭侯故禴
 桓叔為彼得之

按場之水篇大夫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素
 衣朱襮自大夫為諸侯也通解云如一旦以黃袍
 加身之意又按場水比翌之弱白石比沃之強固
 也然亦謂水清石見曲沃之為謀不難知耳荀子
 引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疑詩
 原有此末句而孔子刪之第觀左傳定公十年駟赤云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則原無妨其躬身
句荀子所引亦未可據

按棄衣篇朱子謂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
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後
說是也今集傳乃仍用詩說嚴粲谷引五代劉仁
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名色耳
其言亦近似然此詩非傅自述也

唐詩葛生篇

曲沃偁篡晉是爲武公其子詭諸大是爲獻公葛生
繼棄衣之後必獻公時詩也詩傳於是系檣曲沃而
檣晉矣夷考春秋內外傳獻公伐驪戎伐翟祖伐耿
伐霍伐魏伐東山臯落氏伐虢伐虞民之久於從征
可知故詩人託爲閨怨以諷其詩則思存者而非悼
亡者或泥序所云好攻戰則國人多喪謂蒙棘蔓域
宛然荒冢纍纍光景夫兵凶戰危鋒鏑之下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艸深閨嫠婦遙設虛祭想魂千里之

外事誠有之第非此詩語意且笄二章此指於野
於域猶近似至三章之亾此亦將指衾枕乎或者解
衾枕亦以爲歛襲之具引儀禮大喪供角枕歛用衾
爲証夫原隰之哀歸骨未能遑問衾枕其云亾此猶
太此耳埤雅云葛生高而蒙楚蘼生卑而蔓野各繫
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
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毛傳謂
禮夫不在歛枕篋衾席韞而藏之當攝祭而參則出
夫之衾枕睹物思夫始恨獨且其義不亦迂乎范氏

云枕粲衾爛則其嫁未久斯善於體物矣蓋人情聖
王之田古者新婚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
家睽離匹婦銜怨雖新娶者不免豈近於人情矣乎
夏日冬夜憂思更爲難遣故志景以寫情古詩愁多
知夜長仰觀衆壘列江淹別賦夏竦清兮晝不暮冬
缸凝兮夜何長意俱本此廣漢張氏曰此詩雖爲婦
人思存者而佗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亾靡
日也則斷之以百歲後同歸於亾而已按衛詩擊鼓
王詩大車其卒章語意亦如是晚唐詩云可憐飛定

詩傳 卷十 唐詩采苓篇 三
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讀之可爲酸鼻

唐詩采苓篇

曲沃以篡得國一傳之後不庇其子則獻公信讒之
過也史蘓之占曰挾以銜骨且懼有口苟可以憐其
入也必甘蓋晉獻之好讒已嘗售于士蔣之譖富子
而女戎尤其最著者公固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
人弗受誰敢與之無奈其受逞而不知也唐史有云
艷嬖之典常在中主第禍旣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
熟則事爲私奪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于寵初夫如
是雖欲弗受安得而弗受蓋至驪姬置董于胙公信

言作圖 卷一 賦詩采苓篇 三
以爲賊繇太子惟不能舍旃故耳其以采苓起興朱
子謂采有聽取之義也陸司農埤雅云苓甘者苦苦
者讒人害人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所甘而
譖之之况也采苦則因人所苦而譖之之况也葑有
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葑則又因人所甘所苦而併
譖之之况也此解亦有意致按本草圖經首陽在河
東蒲坂南今甘草所生處相近則采苓首陽未可目
爲駕虛之詞且其下豈必無苦其東豈必無葑故程
子以爲生各其所與朱子竟不然詩義揔不在是

蓋苓苦葑之類何地無之而必實其爲首陽之巔之
下之東聆之若鑿鑿可據正有甚不足據者高下憑
其口東西恣其吻書所謂無稽之言是也毛氏以采
苓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因謂讒言之起繇君數
問小事于小人此又別解小弁之詩曰君子信讒如
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嗟乎賢如吉甫不能無
惑志于撥蜂之譖矧豈不聰如晉獻者乎

唐詩杖杜篇

序以爲刺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朱子辨其非詩意審矣但泛謂此人好賢恐不足以致之則未知爲文公好賢而賦也嘗考晉文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左傳鄭叔詹所謂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是也厥後反國外傳紀其舉諳援能官方定物愛親戚明賢良事耆老禮賓旅爰故舊胥蔭狐箕等十一族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大夫倉邑士倉田以至工商皂隸官

言傳
宰燕不受餼於官而賢者可知已當皆晉才自足供
晉用卽文公欲蕭燕厭物邑多方飯牛鼓角之倫自
當樂爲之用若非煙霞成痼亦安肯隱鱗藏器翛然
自遠確乎難拔至廬邦君側席惟恐不得當者從亾
之賞如投骨於地信然而爭其不言祿者僅一介之
推而祿亦竟弗及矣嘗怪用賢如晉文能得之罪肆
之卻餒未免失之負繼之介推今玩此詩語意燕乃
爲龍蛇之怨而志過乎杖杜特生以比君子介性綿
山餓隱欲授餐而燕從此固文公所心惻也夫貪天

功爲已力子推言雖涉怨乃其陳燕自高豈容燕一
詩志之是詩亦非必文公自賦或詩人嘉其能旌蕭
而代摹其意云爾

唐詩野有蔓艸篇

左傳鄭伯高趙孟於垂隴襄二十七年子大叔賦野有蔓

艸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昭十六年

子齋賦野有蔓艸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於時

子產賦鄭之羔求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今詩傳係

之齊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捧兮宣子喜曰鄭其庶

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

今觀賦不出鄭志一語六篇似皆鄭詩矣乃詩傳風

雨屬齊蔓艸屬唐則知凡左氏所稱賦詩見志者其

言槩多附會傳以此篇爲白季遇卻缺於冀薦於文
公晉人美之是也序求其說而不得漫以爲思遇時
衛宏輩從而續之曰君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鄭玄遂以蔓艸有露爲仲春引周
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衆夫家者歐陽氏駁之曰兵
亂之世何待仲春此是男女昏娶失時邂逅於艸野
間耳噫是何信序之過也載觀家語夫子遇程子欲
贈之引此詩教子路夫左傳家語雖均未足盡憑然
亦可見其非淫詩矣嘗論晉文之用卻缺與釋射鉤

者同符而曰季之知人舉薦亦卻氏之鮑叔也其曰
采葑采菲靡以下體又可爲與人不求備之汰厥後
箕之役卻缺獲白狄子襄公以一命命爲卿復與之
冀又歸舉能之功于胥臣即白季再命以先茅之縣雖
未當遽擬于周書之庸庸祇祇然君子蓋悅是賞焉

唐詩羔裘篇

此詩次蔓艸後彼汾卉當在襄靈之際蓋非大夫出
匹而人憇畱之則在異國而冀其復返不熒則反國
而人欣牽之也又不熒則此大夫既沒而人追思之
也凡詩人美其人弇其服飾之間所見兼非美者故
以羔裘衿袖爲言亦如召南之羔羊鄭詩之羔裘云
爾熒而櫛其服卽指其人矣賈生有言民至愚也而
使之選吏焉必選所愛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
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

萬人之吏選卿相矣若羔裘之大夫斯亦民愛之者乎
屈屈謂屈其所當屈卽謂屈之而又屈亦可究究謂究其所當究卽謂究之而又究亦可若曰諷爲我人奠其麗而安其宅俾各有寧宇者非此羔裘豹祛者邪諷爲我人白其隱而發其鄙俾各兼向隅者非此羔裘豹袖者邪維子爲我屈屈我人與子習故息久維子爲我究究我人與子惠好息久豈兼它人覺它人不若此其故且好也古者視朝君臣同服皆得服羔裘但君則純羔大夫則豹飾其袪衷蓋體柔而文之以剛故知所美者大夫也向使大夫見在爲政詩人措詞必不爾夷考襄靈之際蓋有人焉當之特未可實其爲誰氏然大槩亦可知已自序目爲刺時而毛傳釋屈屈爲懷惡不相親孫炎釋究究爲窮極人之惡豈其然乎

二、二

唐詩彼汾篇

彼汾晉詩也公行公族之屬晉官也毛詩誤竄于魏

故先儒疑魏詩為晉而作又疑魏亦或有此官按左

傳宣二季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

族及成公即伏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

宦其餘子適子母弟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掌公戎行晉于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盾與括皆

趙衰之子衰從重耳奔狄狄人獲叔隗季隗納諸公

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又以已

女妻衰生趙同趙括趙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叔隗

詩傳

卷十

唐詩彼汾篇

九

以叔隗為內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

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盾本卿嫡當為公族避括故為公行

掌旄車使屏季即趙括食邑于屏故稱屏季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夫

旄車之族即所謂公路公行也趙盾方秉國成豈必

躬掌其職計為此者必其子趙朔矣朔以魯宣八年

佐下車以十二年將下軍是季遂罹下宮之難而武

方且畜于公宮則公路公行不知誰代為之其後趙

嬰通于莊姬朔妻原同屏括放諸齊莊姬為是故譖原

屏將為亂而晉景遂尸同括魯成八年則公族大夫又至

知誰代為之迄悼公新大魯成十年樂伯請公族大夫

公曰荀家惇惠荀禮文敏厲也果設無忌鎮靜使茲

四人者為之此詩所刺非若人明矣意者其即譏朔

括之徒乎夫事雖不可以成敗論然屠岸賈治靈公

之賊請誅其子徧告諸將惟韓厥嘗畜于趙氏故婉

詞解之而諸將無異議賈蓋有所侮而勤也侮朔之

無能為也直如後世之尚王者百婁嬰與莊姬通罪

固當討然同括不請於君而擅放之豈得為無罪觀

邲之役與救鄭之役二人勇而銳于戰幾再敗晉師

斯不亦妄庸豎子哉何以堪公族之任故愚意詩人所譏卽未必朔與括卽以爲朔與括亦可蓋成公初設此官而諸人不稱其職是以貽譏沮洳非高潔之區一方一曲非昭曠之遺行汚而寄治身私而托公如英如玉亦徒有其表耳若夫儉不得禮之說則意爲魏詩而文致之夫其君旣儉以能勤矣又可刺乎且詩明言公路公行公族而以爲刺君何其謬也

按埤雅謂莫可以繅桑可以蠶采莫采桑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繅事終於侵蠶事也許氏又云公

路大夫也采莫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以福也與魯相拔園葵者相反如此說詩皆犯咸止蒙之癖

又按左傳成十六季晉卻犇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昭五年晉韓襄爲公族大夫其可見者又僅如此夫晉自成公以後公行公路公族卽代不乏人而愚意詩人所譏當在設官之初不然何以歷舉諸官也愚又疑此詩爲刺趙嬰蓋趙嬰身爲寄猥或亦如宋玉體貌閒麗陳平美如冠

玉故詩人目之曰美無度其以采莫采桑采蕢發
端亦猶衛詩之采唐也歟

唐詩綢繆篇

古者六禮備貞女行燹非所繫於亂世也世亂民窮
爲貧爲養於是有所不能盡如其禮者綢繆之詩是已
周禮媒氏掌鬻民之判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時奔
者不禁奔非淫奔特謂六禮之未備耳聖人不禁所
以重天時權人情蕃嗣續也荒政青禮多昏意亦猶
此夫仲春之令且不禁奔者況過此以往安能以禮
爲拘拘三壘在天則當春之末迎夏之陽與桃夭冰
泮之景侯異矣故婚姻亦人道之常而此詩若見爲

非常之覲凡風詩多代爲其人言此則僻非代言直
詩人設爲從旁相調之詞乃爾子兮子兮自詩人目
之非代其人自子也昏禮男下女詩當先爲男子慶
此先之以見此豎人終之以見此粲者似先爲女子
慶愚意此子非嫁非娶直是贅耳匆匆會合於女家
故曰邂逅束薪束芻束楚要亦窶人所爲也任人謂
不親迎則不得妻色固有重於禮者此類是邪賈誼
以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爲俗流而世壞賦綢繆者
雖若牽之其實傷之矣山斯以觀世治則召南以時

擗配標梅雖未諧可以志禮之正焉世亂則唐人非
肯他合綢繆雖已諧可以志禮之變焉其詩編於唐
未以事次不以世次亦猶齊風之有著非必他於景
公季世也

按三壘毛以爲參鄭以爲心二家說昏姻之時不
同後儒各從其所見然參十月見東方毛氏旣以
霜降至冰泮皆爲昏期則於時正昏始未爲過也
惟指心壘者近是胡休仲云詩人賦物必准其類
如花言桃李鳥取雁鳩各有則似參與商離別者

言之心壘崙為天王後為子屬又壘有夫婦之象
其義於昏姻近之三壘之為心也必然矣
邵二泉云綢繆束薪三壘在天志偶見也陶詩采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語意同此

詩傳闡卷之十一目錄

曹

曹詩引

尸鳩

下泉

蜉蝣

候人

詩傳曹未振

之賦尸鳩

詩傳曹之君

賦下泉

詩傳曹

賦蜉蝣

詩傳曹

賦候人

曹詩引

魏系大于曹然非唐無所麗之其先唐固已曹爲文昭而詩顧踵唐後何居蓋觀左傳祝佗之言曰魯衛唐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系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系尚年也又云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夫魯衛無論已叔虞以小弱弟受封豈繫令德子魚推尊盟主不得系云爾今觀鳴鳩

既美振鐸則振鐸亦非無德也聖人於此蓋有權衡
焉夫其後曹於唐倘亦以國之大小爲差次乎史記
曹世家言不別標題而附之管蔡後義亦猶此非然
則尸鳩一篇當是後人追美振鐸與賦蟋蟀者異時
耶至下泉之念周京僞詩說以爲東遷之初曹人閔
周而作語意俱似序目爲刺共公則因其錯在曹風
之末而蜉蝣候人反越居其前故耳詩傳蜉蝣次下
泉愚意爲曹羈作若候人之爲刺共公固無可疑者
序於尸鳩下泉蜉蝣皆未得其解惟序候人則近是
以左傳晉文入曹所數罪狀可證也澹滌鄭氏云衛
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
勅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詩蓋魏後于漢
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此益足證序之非古矣

此詩蓋美曹叔振鐸其冠曹風宜矣然詩何以
 次唐後意者後人追思之詞非即作於振鐸之世乎
 其曰淑人君子始與小正賦鼓鐘者相類每章皆以
 鳴鳩及其子起興意振鐸蓋有得於止慈之家法愛
 子而能教以義方者鳴鳩性一而慈古者以鳥紀官
 司空為鳴鳩氏亦取均平之義以平水土晉言儀一
 猶鳴鳩之雅教子式穀不外敬儀也儀一而本之如
 結猶衛之栢舟威儀棣棣先之以匪石匪席也蓋儀

曹詩尸鳩篇

詩傳此詩蓋美曹叔振鐸其冠曹風宜矣然詩何以
 次唐後意者後人追思之詞非即作於振鐸之世乎
 其曰淑人君子始與小正賦鼓鐘者相類每章皆以
 鳴鳩及其子起興意振鐸蓋有得於止慈之家法愛
 子而能教以義方者鳴鳩性一而慈古者以鳥紀官
 司空為鳴鳩氏亦取均平之義以平水土晉言儀一
 猶鳴鳩之雅教子式穀不外敬儀也儀一而本之如
 結猶衛之栢舟威儀棣棣先之以匪石匪席也蓋儀

言傳圖 卷二 曹詩尸鳩 三四
卽君子之外心也傳大學者引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爲齊治之證釋之以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備亦蒙
上章鳴鳩七子之文歟子七則爲兄弟者亦夥矣月
令季春戴勝降於桑葢桑葢將熟而就食之乃其子
又各殊其所托何也華封人有云天生萬民必授之
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累之有且鳩食葢則醉故氓
之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葢正不必聚族於桑爲姑
息之慶耳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
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是已帶絲驥弁

第儀一之驗或據尚書顧命四人騏弁執戈疑此詩
爲美其士然士則練帶而大夫以上帶乃用素且三
王共皮弁素積安在其非侯度所宜要以不忒之儀
亦不專係此管子謂衣冠不止賓者不肅儀者萬物
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儀者尊卑之儀
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正是四國豈
徒飾貌者能哉左傳曰有儀可象謂之儀文王之行
至今爲法可謂象之然則胡不萬年或正追思之意
猶云雖至今存可也序謂刺在佞無君子用心之不

一徑與詩義相左矣若以爲陳古猶可

曹詩下泉篇

孔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則未知其爲西
周之詩歟東周之詩歟僞詩說以爲東遷之初曹人
閔周而作雖無確據玩其語意想當然耳衍序以爲
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夫謂
思明王賢伯是也其曰疾共公侵刻下民不過粘下
字生解且國人疾其君而周京是念亦迂乎朱子
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其次候人後遂弭目爲共公
似已華谷嚴氏云曹共之時晉人霸業方盛襄王命

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
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
貨免文寧能帖曹乎彼信此詩真爲共公時作果爾
何不近思齊桓而遠追郇伯愚意謂爲東遷初作者
近是蓋幽平之際乃周室一大關鍵也豈無忠臣義
士爲之扼腕故雨無致慘于離居繁霜慙憂於誰屋
而列國之詩則有若曹之下泉郇之匪風焉第思周
之詠止見於兩小國而大國反無聞者何也左傳昭
二
十四鄭子大叔謂晉范獻子曰婺不恤其緯而憂宗

周之殞爲將及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戰國
時韓喜云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此意也向
令大國而能軫小國之懼則當爲王室宜猷秉鞭作
牧四國且蒙陰雨之膏不受冽泉之浸矣雖然無明
王安得有賢伯觀平王之命文侯者祇嘉其扞我於
難第曰歸視爾師寧爾邦簡恤爾都未聞屬以旬宣
之政其矜資澤於下民猶故也東遷之初有一文侯
而不能俾爲郇伯君子亦愈知周京之不競也
按序于王風不得其解者輒目爲閔周實無關詩

義偽詩說襲用之此篇翻覺中窾朱子謂王室凌夷小國困傲似專就末章大意然詩人則爲王室起見非直爲下國起見也爲下國起見猶似私未若爲王室起見者之大

曹詩蜉游篇

序以蜉游爲刺奢似已衍之者實其爲昭公彼見此篇在候人前候人旣刺共公而前乎共者爲昭故妄臆之要無的據偽詩說云君怠國危曹大夫閱之而作想當然耳夏小正云五月蜉游有般般衆也淮南子云蜉游不食不飲三日而死管子云掘閱得玉閱與穴通孔蹠謂蜉游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升騰游翔是也埤雅云蟲似天牛而小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有浮游之義以此爲喻蓋倏興忽滅其爲生

也亦促矣曹叢爾國事跡罕所可紀稽之世系自夷
伯以後享國遠者五十餘年或三十餘年短者亦不
下九季今至使人憂之如蟬蛸岌岌乎朝不及夕豈
忠臣陳戒不嫌故危其詞以相聳惕乎愚竊意詩爲
曹羈作羈者莊公躒姑之世子春秋魯莊二十三季
冬躒姑卒明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胡氏以爲微
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蓋在位日淺無如羈者想詩
人逆知其稅駕無所故爲之憂心如是而諷以于我
歸處如楚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耶裳服麻衣指蟬

蛸卽指其人於時羈方在喪故曰麻衣如雪而先之
以楚楚采采意羈亦如魯昭公居喪而丕哀在戚而
有嘉容尚不免於童心乎春秋凡君在喪稱子其未
踰季而出奔者但書名亦以見其不能子耳說苑云
士服敝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稱盛者文彌縟
中彌理者文彌章鞞冕厲戒大於廟堂之上有司執
事無丕敬者斬衰裳直經杖大於喪次賓客弔唁無
丕哀者被甲纓冑大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丕勇者夫
然則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何至貽識者之憂若夫怙

侈滅義服美于人驕盈矜侈將繇惡終又不必問其
季之延促而君子固已蜉蝣視之矣卽如共公棄賢
用邪赤芾三百而又無禮於晉以爲誅晉至於見執
微豎侯孺之貨奚其適歸哉是詩與候人相連或未
必非諷共公然於曹羈更切

按微言云衣裳楚楚猶東坡云翅如車輪玄衣縞
裳之謂蜉蝣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爲麻衣
是也鄭箋以深衣訓麻衣又因玉藻朝玄端夕深
衣之文謂喻曹昭公君臣朝夕變易衣服若然朝

夕異服正合禮制何刺之有况麻衣非卽深衣觀
玉藻童子無總服聽事不麻可見

按表記云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
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此雖非正釋亦可參觀

曹詩候人篇

候人之爲刺共公無可疑者證之以晉文人曹所數
可見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周官不過三百六十以曹之無腆舉羣臣不能以
百何赤芾者之反贖乎蓋名器假人印纍纍綬若若
如後世鴻都丕綱西園成市金章盈笥華貂續尾官
方之殺亂至此乃司馬貞註史記謂美女乘軒者三
百人則或因季女斯饑而影附之歟然衛懿好鶴鶴
尚有乘軒者何況美女美女乘軒三百猶有斯饑之

季女豈不在乘軒之數者耶抑色稜漸隆蛾眉見詠
以致寒鴉托怨紈扇鳴悲耶貞註第有見于乘軒而
未參證于詩之赤芾故云俞觀左傳以不用僖負羈
爲曹罪則彼其之子仍當指在位者夫莊士嬖士之
疾猶之好女惡女之仇羣小集苑貞良集枯所從來
矣埤雅以蒼蔚爲陰凝上結成雲引呂氏山雲草莽
爲證以蒼蔚朝濟爲不雨之雲謂朝雲喜暘引宋玉
賦朝雲暮雨爲證言小人在上膏澤不下于民此曲
說也愚意朝濟亦非雲氣按禮視視稷掌十煇之法

九曰濟濟者虹也虹映日而成朝焉日在東則虹在
西而兩輒隨之輟疎之詩所謂朝濟于西崇朝其雨
是已蒼蔚黃綠山岳而虹見於西又當邀雨澤之沾
被見君寵方隆而未艾此詩中之畫也或謂樵蘇者
登山而季女饑於室滯矣易云負且乘致寇至赤芾
滿朝小人乘君子之器其干霸討宜哉

按晉語重耳如楚子玉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
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
甚焉效郵非義也據此則此詩似爲共公無禮於

晋公子而化

曰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楚巴女下天...



